

九、棗宜會戰——激發國人同仇敵愾、抗戰必勝決心

民國二十九年五月，在「隨棗會戰」結束一年後，在幾乎相同的地點再度爆發更大規模的會戰，史稱「棗宜會戰」。棗宜指的是棗陽與宜昌兩市，同隸屬於第五戰區，兩會戰地點相同的是棗陽，宜昌則位於棗陽的西南方，兩地相距約三百餘公里。宜昌地處長江中上游的交界處，是出入三峽的重要門戶，亦為入川（四川省）的咽喉所在，更為鄂（湖北省）西的大商埠。挾長江、背荊山而望江陵，俯瞰荊襄平原，為抗戰物資積集之所，與荊襄成鼎足之勢，且南通洞庭，東可達武漢，戰略地位顯著。

棗陽位於宜昌的東北方，不直接臨江，但桐柏山和大洪山可以作為兩地重要的支撐點，加以兩山地形複雜、山勢險峻，與盆地內的平原地區形成互補的防禦體系，除為我軍在山區活動提供天然的屏障掩護，可有效阻緩日軍的進攻，更可作為我方游擊隊襲擾日軍後方和側翼的基地。而棗陽的地理位置控制著通往宜昌的陸路通道，因此成為拱衛宜昌的重要屏障，棗陽的得失直接影響到宜昌的安全。倘若日軍攻占棗陽並續進宜昌，便可沿長江西進，直接威脅我國戰時陪都重慶的安全。

我軍轉守為攻 日軍動員防阻

民國二十八年，國軍為期顯現在對日抗戰第二期的轉守為攻、主動攻擊精神，於當年四月、七月、秋季與冬季，四次全面發起對日軍攻擊，令駐防武漢的日軍感到在大洪山與桐柏山一帶的國軍部隊或游擊隊，時常對其進行襲擾牽制，致無法妥善利用江漢平原之穀倉，日軍乃於二十九年四月中旬，動員約四個師團、兩個旅團、六個支隊、第二聯合航空隊，總兵力計約十二萬人，期以分進合擊，一舉擊破國軍於豫（河南省）鄂（湖北省）邊區部隊。

日軍為因應作戰，適時調整部署；計將鄂東之麻成，贛（江西省）北之奉新、靖安等據點放棄；並抽調湘（湖南省）北第六師團主力，及贛北第四十師團一部，集中鄂中，連同原駐鄂省的第三、第十三、第三十九師團，分別集結於鍾祥、隨縣、信陽各地區，完成戰前整備，並以第十一軍司令官園部和一郎為日軍指揮官。

國軍戰區長官部以廣領江漢平原穀倉，持久消耗敵人為目的，除以一部發動敵後游擊戰，以增大日軍之消耗外，並就隨棗會戰編組略事調整，區分為左翼兵團、右翼兵團、江防軍、中央兵團、機動兵團與戰區預備隊等作戰單位，計動員四十個步兵師、一個騎兵師、兩個步兵獨立旅，總兵力約二十四萬人。

編組與部署方面：左翼兵團之第六十八軍任平昌關以北及明港一帶守備；第三十軍任桐柏以東之守備，總司令孫連仲。右翼兵團之第三十三集團軍任襄河守備，第七十七軍一部與第五十九軍負責襄河以東鍾祥、洋梓以北地區之守備，第六十七軍任東橋鎮、三陽店以北之守備，總司令為張自忠。江防軍任荊沙、宜昌一帶之防守，總司令郭懺。中央兵團之第四十五軍任洛陽店、隨縣以西守備；第八十四軍任隨縣以北，高城以南各地區之守備，總司令黃琪翔。機動兵團分別為第二十九集團軍（欠第六十七軍）控置於大洪山區，第三十一集團軍於確山、葉縣間，總司令湯恩伯。戰區預備隊為第四十一軍，控置於襄陽附近，總司令孫震。指揮官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。

會戰過程：（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上旬至六月中旬）

棗宜會戰可以分為以襄東為中心的初期作戰，以襄西為中心的後期作戰等兩階段。

第一階段：以襄東（棗陽）為中心的初期作戰階段

鍾祥來犯日軍：

鍾祥來犯日軍方面，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一日，日軍於鍾祥之第十三師團及第十五師團主力，附戰車二十餘輛、飛機四十餘架、騎砲兵各一部，由洋梓、黃家集一帶，向國軍第三十三集團軍進犯，日軍攻勢猛烈；三日，長壽店、田家集相繼淪陷，六日，豐樂、張家集復陷敵手，然國軍第三十三、第二十九集團軍與第四十一軍各部，利用地形，奮勇對敵側擊、阻擊。八日，敵騎一部竄陷新野，總司令張自忠親率所部猛力對敵尾擊至田家集、黃龍塢之線，我第二十九集團軍接著於敵後截擊其輜重與交通線。

隨縣來犯日軍：

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八日，日軍於隨縣之第三十九師團及第六師團之一旅團，待鍾祥日軍對國軍兩翼形成包圍時，才開始向我第十一集團軍進犯，與國軍第八十四、第四十五兩軍發生激戰。之後，國軍高城、安居、均川等陣地相繼被敵攻陷。此時國軍調整態勢，以側擊等手段，一面遲滯日軍，一面打擊日軍，由於棗襄公路已被日軍切斷，國軍為脫離日軍包圍圈，遂將棗陽棄守，並逐次將部隊轉進於敵之外翼，當日軍續陷棗陽時，國軍第一七三師在奮勇突圍中，竟被敵戰車猛烈衝擊，師長鍾毅陣亡，部隊傷亡甚多，而隨縣西進日軍與鍾祥北進日軍會合。

信陽來犯日軍：

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一日，日軍於信陽的第三師團及第四十師團一部，配屬其戰車主力，先以一部由平漢路東側繞攻明港北之獅子橋後，復以主力攻我桐柏東之小林店，與國軍第六十八、第三十兩軍各一部激戰甚烈，同日，獅子橋與小林店相繼淪陷。五日，桐柏、泌陽復陷敵手。此時，我集結泌陽東北地區之第三十一集團軍，乃協同第六十八、第九十二軍分路向敵右側猛烈尾擊；第三十軍除以一部留置桐柏以西地區襲擊日軍外，主力向該敵側擊。七日，日軍第三師攻占唐河後，即南向棗陽前進，國軍第三十一集團軍於八、九兩日，相繼克復唐河、新野後，繼續尾追。

誘敵深入 國軍反包圍日軍

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十日，來犯之各路日軍於襄東唐白河畔完成會師，而我軍野戰軍已轉移撤至敵之外翼，反將日軍約四個兵團兵力包圍於襄陽平原地區。我遂以預定計畫誘使棗陽南北兩翼的日軍向中央地區會合，適時將日軍大部兵力包圍於漢水以東平原地區，我當即以第二、第三十一集團軍及第九十二軍由北向南；第三十九、第三十五兩軍由西向東；第三十三、第二十九兩集團軍由南向北，對圍困之敵發起攻擊，並以第九十四軍攻擊

日軍後方聯絡線，兩方鏖戰不休，戰況激烈。十一日，日軍以傷亡過重，陸續向東退卻，國軍奮勇追擊。國軍第三十三集團軍為殲滅殘敵，奮勇追擊堵截日軍，雙方激戰於張家集、黃龍壩之線。

張自忠將軍壯烈殉國

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，被圍日軍大股回竄南瓜店附近，國軍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於戰鬥慘烈之際，親冒鋒鏑，率特務營及第七十四師主力，馳往堵擊，力促所部奮勇殺敵，雙方鏖戰竟日。十六日，敵軍以飛機十餘架掩護，向國軍反撲，激戰終日，國軍傷亡殆盡，在彈盡援絕下，張總司令壯烈殉國。

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十七日，日軍乘國軍第三十三集團軍損失甚大，使其左側所受之壓力乍減之下，以大量戰車及飛機百餘架聯合向國軍發起反攻，棗陽雖之前被國軍一度克復，此時再陷日軍之手，國軍乃轉移於唐白河西岸新野、唐河以北地區，待機反攻。

後期：以襄西（宜昌）為中心的作戰階段

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三十一日，棗陽戰鬥終止後，日軍由東北抽調第四師團，由武寧抽

調第十八旅團增援後，於當晚強力西渡漢水，分三路攻擊，攻擊目標指向宜昌。六月一日，日軍攻陷襄陽後，續攻陷宜城、南漳、荊門，直撲宜昌。同時，漢宜路方面日軍亦由沙洋渡西渡漢水策應，分向沙市、江陵西進。當日軍迫近宜昌外圍時，國軍第二、第三十一集團軍亦分途尾隨日軍，到達荊門及當陽以北地區，經猛烈攻擊，激戰數日，在日軍優勢火力下，我軍傷亡過重。十四日，我軍主動撤出宜昌。

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十六、十七兩日，我軍反攻，曾一度光復宜昌。十八日，日軍主力仍群集於當陽附近頑抗，我軍為爭取外線作戰，乃沿江陵、宜昌、當陽、荊門、鍾祥、隨縣、信陽之線與敵激戰，進而形成對峙之局，宜昌在此戰鬥中復陷於日軍之手，棗宜會戰結束。

戰後我主力仍在 敵兵力運用捉襟見肘

棗宜會戰中，宜昌失守，使日軍得扼長江入川（四川省）之門戶，進而得以威脅陪都重慶之安全。其空軍更以宜昌機場為前進基地，形成對重慶轟炸的最佳中轉站；國軍也難再利用長江作為前後方運輸之補給線。

日軍雖占領宜昌，但並未能如預期般殲滅國軍第五戰區的主力部隊，第五戰區仍然保持了相當的戰鬥力。而日軍對於新占領區，需要分兵駐守和維持秩序，這也導致其戰線進

一步擴大，兵力運用更為捉襟見肘。況且此時我軍陣線橫跨漢水兩岸，右依武當山，左連桐柏山，對宜昌日軍時時予以打擊牽制，更使其陷於進退維谷之境。

棗宜會戰雖以國軍戰敗，宜昌失守告終，然在襄東戰鬥中，我第一七三師師長鍾毅在戰陣中為國捐軀，部隊傷亡甚多；更甚者，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在南瓜店附近，為日軍偵知包圍，爆發激戰，所部傷亡殆盡，張自忠以身殉國；當其靈柩運返重慶，除舉國哀悼，更激發國人團結一致、同仇敵愾、抗戰必勝之決心。